

插队

作者：李之林

(上接本报11月20日B4版)

九

我们到村里的第二年，公社要在袁家峪修一座石桥，以便从石疙瘩到李庄可以让大车通行。

主持修桥工作的是公社的一个小干部，名叫胡克安，就是那个曾经把女学生肚子搞大的中学教师。修桥的民工来自公社所辖的八个大队，每个大队出一个人。有的大队的民工是短工，一个月一换，比如高家山，有的大队派出的是长工，比如李庄。

李庄的长工原名郝上万，可是在榆次口中，“郝”“黑”不分，所以就给他改了姓，还起了个外号叫他“黑狼”。黑狼原来是临县人，她姐姐嫁给了李庄的一个单身汉，一家人也迁到了李庄。这样的外来户我们村也有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

工地上的活儿就是打眼放炮扛石头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色炸药，雷管，导火索。

山区里修桥的方式相当简单：先用直径约十公分左右的长木头加上钢管搭成一座桥架，在桥架上依次铺上木板、干草和泥巴，然后上面放置一块一块尽可能整齐的石头，中间的缝隙用泥巴填充，形成桥面，最后从下面拆掉桥架，一座单孔石桥就完工了。

我去当民工的那一个月，桥架早就搭好了，桥面的石块也铺了近二分之一，剩下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。

我虽然不怕挑担子，但是扛起石头来还是有些紧张。扛石头的时候，我得先蹲下来，低下头，另外两个人一边一个，把一块一百多斤的石块放在我肩上，随着一声喊：“起！”，三个人同时站起来，等我站稳了，旁边两个人就松了手，我自己一步步向前走去，到了桥面上，肩膀一歪，石头就落地了。刚开始扛石头的时候，腿还会打颤，不过很快就习惯了。扛着石头可以径直走向桥面，丢下石头再走回去扛下一块。

要论扛石头，谁也比不上黑狼，在我肩上放石头，两个人就行，在黑狼肩上放石头，却得四个人抬。有一天不知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，四个人抬起一块约四百斤重的大石头放在了黑狼肩上，当黑狼站起身来，四个人便松了手。只见黑狼

双手扶住肩上的石头，站了片刻，就开始一步一步向桥面走去。我看着黑狼的背影，觉得地面仿佛都随着他艰难的步伐在颤动。

黑狼终于走上了桥面，扔下石头，转过身来，默默地看着大家，两道鲜血从他的鼻孔中慢慢流淌下来……

不久，石头桥面铺好了。只要拆掉下边的桥架，就算基本上完工了。

在搭桥架的时候，已经在木头和木头之间预设了四块一寸多厚的木楔子，现在只要用大锤打掉这四块木楔子，桥架就会下落一寸多，这样，拆卸起来就会非常容易。打掉木楔子可是个力气活儿，胡克安指名要黑狼来干。黑狼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吐沫，抡起大锤就砸，砸了七八下，桥架开始晃动，砸到十四五下，第一块木楔子飞了出去，整个桥架轰然倒塌，幸亏几根被砸断的木柱支撑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狭小的空间，黑狼恰恰就蹲在其中。

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缓过劲儿来，胡克安看到黑狼还待在原地不动，上前一把就把他拉了出来，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拳打脚踢，黑狼忍无可忍，跳起来狠狠地揍了胡克安一拳，这一拳把胡克安打出两米开外，倒在了地上。黑狼随即转过身，向李庄方向走去。

这次事故总算没有死伤，胡克安虽然挨了黑狼一拳，但还是一颗心落了地，万一工地上死了人，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至于事故的原因，则是由于石头桥面铺的不合格，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过大，没有能真正挤在一起。导致了桥面和桥架同时倒塌。

十

1972年初，晋中地区的几个工厂开始在北京知青们当中招工。三月，顾刚被阳泉铝氧厂招收，成为一名工人。六月，张宗璐和我被阳泉钢铁厂招收。当时我正在北京和一帮新认识的朋友们玩儿得兴高采烈，张宗璐打电报给我，告诉我分配的消息，我想都没想就回电说我不去。

我在北京玩儿了两年，直到1974年初，我办成了“病退”。我在榆次县知青办迁了户口，然后又回到芦子岩拿行李，那时候林志安正在北京探亲，我和村里人



▲ 2018年12月10日张宗璐、顾刚、李之林、林志安聚会纪念插队50周年



▲ 李之林在知青居住的窑洞前

一一告别。我只在村里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生产队派出一个牲口把式赶着一头骡子，驮着我的两个箱子一直送到石疙瘩。在那里我上了开往县城的公交车，

当天晚上就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。

——待续——
(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)